

H/D 沉没之謎

0616621

44.572
C1242



张士敏



10048625

H号沉没之谜

花城出版社

西北电力工程
图书馆
收藏专用章(2)

社科库清3

H 号 沉 没 之 谜

张 士 敏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 州 市 大 沙 头 四 马 路)

广 东 省 长 孝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3 插页 240,000字

1984年 7 月第 1 版 1984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6,000册

书号 10261·456 过塑本定价  元
1.40

目

录

序	1
因为我是女人	4
H号沉没之谜	105
马尔马拉海的迷雾	165
迷惘之后	246
海南相思	349

序

我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海上度过的。我爱海。爱它的浩瀚；爱它的深沉；爱它的温柔；也爱它的暴烈。

自然界，宇宙间没有比海——这“自由的元素”，生命的摇篮，更宏伟广博，变化莫测，令人神往的了。

正是在海的怀抱，在浪的摇曳，风的吟唱声中，我学着提起笨拙的笔……

那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事情。

象一个纯洁无瑕的孩子，在我的视野里只有瑰丽的日出，迷人的晚霞和欢悦的浪花。那是抒情诗，牧歌式的。

然而海洋是不平静的，生活的大海更是风云变幻。风暴来临了，那是一场“史无前例”，骇人听闻的大风暴！任何

人，包括那些见多识广，历经风险的老水手也无力抗击，不能幸免。有多少优秀的海员遭到《因为我是女人》中女船长辛海兰，《马尔马拉海的迷雾》中的大副方明，《H号沉没之谜》中的老船长丁字那样的命运啊！我们年轻的航海事业受到严重的摧残，濒临绝境。

可是水手们有句格言：再猛烈的风暴总有消逝的时候，太阳会出来的。是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党的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乌云被驱散，祖国获得新生。太阳出来了，大海恢复它的艳丽和明媚。我尽情欢呼，衷心歌唱。

我提起笔来，不仅要写那迷人的晚霞，瑰丽的日出，更要写那些迎着狂风，顶着巨浪，从风暴中走过来的海的儿女。写他们对祖国、对事业深情执着的爱，对“四人帮”和生活中丑恶现象的恨。写他们那充满浪漫色彩的生活，写他们艰难多蹇的命运。

有的评论者将女船长辛海兰誉之为“社会主义新人”。我不知道“新人”的确切含义和概念是什么。但我知道，海员们有这样一种传统的也可以说是美好的性格：在海上经受风暴袭击，为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之后，作为一个真正的海员，不是牢骚满腹，哀声叹气，怨天尤人，而是包扎好伤口，擦拭去泪水，修复心爱的船，奔向新的航程。辛海兰、方明正是这类人。他们有着内心的创伤，甚至还有过失；但他们懂得自己的岗位和职责。他们既思考未来，又想着：作为一个水手、一个海员，怎样同全国人民一起努力，将祖国这艘雄伟，但却多灾多难的航船，早日驶向四化的彼岸。他们是我

热爱、敬佩的人，是我笔下的主人公，我着力描写、赞美、讴歌他们。

这本集子，是我继《夜香港》后的又一个中篇集，它象我的其他习作一般幼稚。正如我在短篇集《虎皮斑纹贝》后记中说的：“文学是浩瀚的海洋。在这神奇、广漠的海洋里，有使人击掌的佳作，有令人叹服的名篇；也有散落在沙滩上不为人注意的‘小贝壳’。如今呈献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些‘小贝壳’。”渴望得到前辈、同行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我愿意努力。力争写得好一些。

作者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二日夜上海

因为我是女人

—

阴沉的海。雪花飞舞，波涛汹涌。寒暑表上的红色刻度指着摄氏零下十度，仍颤抖着往下跌。灰蒙蒙的海面上看不到一艘行船，半片帆影，连一向喜欢跟在船尾拣白食的海鸥也都销声匿迹了。

好一个寒冷的冬天！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个年头——一九七九年就是这^样降临在渤海湾的。

4

就在这严寒的寂静中云海号劈风斩浪向前行驶着。这是一艘排水量五千吨的新型客货轮。船上载了八百多吨货物以及一千二百名旅客。云海号清晨离开天津港，现在正以每小时十四海里的速度向滨海市前进。

旅客们刚睡完午觉，有的欣赏海景，有的打牌，有的在闲聊。喇叭里播放着轻音乐，热腾腾，闹哄哄。

全船的神经中枢——驾驶台却分外安静——静得让人不敢用劲呼吸。

值班驾驶员二副依在窗口，隔着玻璃，全神贯注地望着前方海面。海水暗黄浑浊，是典型的渤海海水那种令人厌烦的色彩。蓦然，在那浑黄的波涛中，他发现一个白色的东西一闪，很快消失，随即又出现了。看上去象一只白天鹅——当然此时此刻美丽的天鹅是不会光顾这儿的。他举起胸前的望远镜。

“浮冰！”他不由轻轻吐出这两个字，同时命令舵手，“左5度！”

“5度左。”舵工转动舵轮。云海号擦冰而过。二副正暗自庆幸，舵工指着左前方：“瞧，那儿，又一块！”

就象神话中妖怪施了魔法一样，一刹那在那空旷的海面上，撒满大大小小的冰块。它们随着波浪，时起时伏，若隐若现，悄悄向云海号袭击来。

“减速！”二副吩咐守候在侉钟旁的实习驾驶。

实习驾驶将侉钟扳到前进二，船速慢了下来。

“二副，”报务员走进来，“刚收到的海岸气象台发出的紧

急冰况报告。”

二副接过电报，报文清晰地写着：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日十五时十分收抄：由于西伯利亚强大寒流的影响，未来二十四小时内气温将急剧下降。渤海海面气温最低将下降到摄氏零下20℃，并有七级大风。在海河口至老铁山一线的渤海湾内，发现漂流的浮冰，望各航行船舶密切注意。

年轻的二副微微皱眉，“请辛船长上来。”他关照实习驾驶。

船长辛海兰走进驾驶室，这是个四十六、七岁的女人。中等偏高的身材，黝黑的皮肤，齐耳短发，深邃略带忧郁的眼睛，加上那套袖上绣着四道金线的船长服，看上去庄严、泼辣、干练。

辛海兰看完电报，望着那危机四伏的大海。二十三年了，对她来说浮冰并不陌生。记得六四年也是在这儿，浮冰多得将他们的船困住。还有七五年……但这一次与往日不同，如今船上不仅装了几百吨货物，还有上千名旅客。她，一船之长，得对他们的安全负责。她仰头看看壁上的船钟——十四时三十分，到天黑还有三个半小时，在这之前，云海号必须驶出老铁山和蓬莱一线，也就是渤海湾的袋口，到达黄海，就安全了。她正想下令加快车速，电话铃响了。二副拎起电话，不由一愣。

“怎么样？”辛海兰问。

“机舱间通知，主机发现故障，得停车抢修。”

“这……”真是俗话说，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遇到顶头风。“叫他们抓紧时间，赶快抢修。”

“是！”二副通知机舱。

不管她如何焦急，云海号还是停了下来。失去动力的船身，随着波浪，起伏动荡。分散在四处的浮冰，发现“敌人”解除武装，大胆地从四面靠了上来。开始是右舷，接着左舷。一块块紧挨着，随着海水的晃动，发出“格磁格磁”的响声。那形状，有的象玉石，有的似水晶。夺目晶莹，瑰丽之极。辛海兰知道，它们不是美丽的天使而是可怕的魔鬼。时间一长，冰块一多，它们不仅能将船冻住、咬紧，使你动弹不得，而且会将你挤扁、压碎——这样的事例在航海史上有的是。

唯一的办法是赶快让云海号的“心脏”恢复跳动。她正想到机舱间去。

“船长！”女服务员龙妹急匆匆地奔进来。

“什么事！”辛海兰神情冷峻——她最不喜欢遇事沉不住气的人，“有话慢慢说。”

“旅客们在起哄。”

“起哄？”

“看到这些冰，听说机器出故障，有些人吓坏了。还有人说起英国电影《冰海沉船》，大家更慌了。”

似乎证明女服务员的话，下面旅客过道走廊里传来吵嚷

声。

“我去看看。”辛海兰戴上帽子，关照二副：“注视海面。”

辛海兰走出驾驶室，下了两层扶梯，在拐弯处就看见下面哄了一大帮子人，吵吵嚷嚷要见船长。一个臂上套着“乘警”袖章的民警和几个青年水手挡着，不让他们上来。

“什么事？”辛海兰问。

人群仰头看上面。

“呵，一个女人！”一个身穿鸭绒滑雪衫，脸上有条刀疤的青年喊。

“女人怎么样？”辛海兰走下一级扶梯，双手背在后面，挺着胸膛，面对众人，“你们不是要见船长吗。我就是，有话请说吧。”

也许是她那身船长的制服，也许是她这庄严的语调和气派，人们给镇住了。

“说呀！”辛海兰说。

“为……为什么不开船？”还是那脸上有刀疤的青年先开口。

“机器有点故障，机舱间正在抢修。”

“那啥时候能开船？”后排一个胖胖的中年人问。

“说不上。”辛海兰说，“我正要到机舱间去了解情况。”

“会不会象那个英国电影《冰海沉船》……”一个戴黑边眼镜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忧心忡忡地问——这部电影不少人看过，那可怕的场景深深留在人们脑海里。

“不会的。”辛海兰知道这是人们最担心的。

“为什么？”刀疤又问，“你说说理由。”

“第一，”辛海兰象是在课堂上，有条有理，不慌不忙地说，“我们这儿的地理气象情况同英国北海的情况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刀疤打断她。

“你听人家船长说嘛。”有人指责刀疤。那青年不吭声了。
辛海兰说：

“从气象学上说北海是凝结厚冰区。在电影上大家可以看到，都是从南极漂移来的大冰山；我们这儿只是碎冰，浮冰。因此不会发生那样的情况。当然，不是说丝毫没有危险。”

“有了危险怎么办呢？”刀疤又问。

“我们克服它，战胜它。”辛海兰神情自若，“同志们，别忘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时刻关心大家。请相信党，相信政府，相信我们船上的同志。”

旅客们点头议论，很明显，辛海兰的话起作用了。

“船长，”一个船员前来报告，“机器修好了。”

“好！”辛海兰心里高兴，“旅客们，请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舱房里去，我们立即开船。”

旅客们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缓过一口气。刀疤脸不无钦佩地自语：“想不到，这女人真不简单。”

辛海兰回到驾驶室，察看了海面的情况，就在这停航的二十多分钟，云海号已被浮冰紧紧包围，冻住了。

二副、实习驾驶和舵工都瞅着辛海兰，目光的含意很明显：就看你的了。

辛海兰拿起通向广播室的电话，命令广播员：“请通知旅

客，为了摆脱船体冻结的冰块，我们将采取摇船措施，要求旅客们呆在自己的舱房里，不要到走廊和甲板上去，也不要随意走动。”通知完广播室，又命令机舱间：“调节压舱水，摇船。”

在辛海兰准确、果断的指挥下，云海号马达轰鸣，庞大的船身首先向左倾侧，随即又回正，再压向右舷，就这样经过几个回合的来回摇摆、挤压，粉碎两旁冻结的浮冰，然后绕过碎冰，加足马力，昂首前进！

“好！”

“这女船长真有一手。”

.....

旅客们交口称赞。

辛海兰抬手掠了一下飘散在额前的一丝头发。心里轻轻说了一句：“闯过去了。”在她的人生旅途和航海生涯上，这简直算不上一回事情——充其量不过是一道小坡，一条小坎，但闯过来也得花点力气。好似经过一阵长跑，她感到身上一阵松软。

“船长，你去休息吧。”二副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没关系。”辛海兰说，“我不累，再待一会儿。”

话刚说完，龙妹又跑上来。

“船长，”女服务员不安地说，“有人找你。”

“谁？”

“她——”龙妹指着尾随在身后的一个女青年。

这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身材修长，脸皮白净，椭圆的面

上，架一副角质眼镜。上身穿一件时髦黑呢短大衣，下面是直统裤和黑皮鞋。乌油油的长发自然地飘散在肩上。左肩上挎一只仿皮的黑挎包，看上去既象文艺工作者，又象个女大学生。

“我姓米叫米英，”姑娘自我介绍，她从口袋里摸出记者证，“《滨海日报》的记者。”

“记者！”辛海兰警惕地注视着来访者，那模样好似看到什么可怕或是危险的东西，“什么事？”

“我想采访你。”

“我有什么值得采访的？”

“怎么说呢，”米英扶扶眼镜，“刚才听了你和大家的谈话，还有你的驾驶技术……”

“这些都很平常，”辛海兰不以为然地说，“作为船长，这些都是应该具备的起码的知识。”

“可你是个女人。”

“女人？”辛海兰面露愠色，目光灼人，“这么说你是因为我是女人才来采访我的了？”

“这……”米英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也可以这样说吧。”

“对不起，”辛海兰决绝地说，“我不能接受你的采访。”

米英大概生平头一回碰上这样的事情，职业的骄傲，女性的自尊，使她气红了脸。她想发作，但又克制住自己，不行，不能将事情闹僵——她还有求于这个女人；再说这不是吵架的地方。她有礼但却留有余地地说：“好吧，不打扰你，以后再说。”

走出驾驶台，龙妹既埋怨又抱歉地说：

“我说的对吧。她不会接待的。”

“为什么呢？”米英疑惑不解。在她的印象里，记者访问，除了揭露阴暗面，一般人们都是欢迎的——谁不喜欢登报表扬？唯独这个女船长。

“她讨厌记者。”

“为啥？”米英更奇怪了。

“这，”女服务员抱歉地一笑，“我也说不清楚。”

二

米英是这样一种人物：倔强、敏感、好胜加上强烈的好奇心。越是陡的坡儿她越要爬，越辣手的事儿她越想碰。辛海兰这个人物引起她极大的兴趣。她记得看过一份资料，世界上有二万多名女海员，其中船长不到十分之一，在中国更是少得可怜。她不明白：这个女人是怎样闯入海洋——这块男人们世袭的领地；怎样戴上船长的桂冠；又为什么如此回避记者。好似地质学家窥探到一处神秘丰富的矿藏，米英决心将这个谜揭开来。

回到编辑部，她向采访部主任万之谈了自己的发现和想法。

万之是一位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老报人，为人藏而不露，沉稳自信。听了米英的打算，他说：

“哦，辛海兰，这人我熟悉。”

“是吗？”米英高兴。

“对她的第一篇报导就是我采写的。”万之不无骄傲，“我记得，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滨海日报》头版头条。”

米英很快从资料室捧来一本落满灰尘的《滨海日报》合订本。翻开来，只见一行显目的通栏大标题：

本市航运部门培养出我国第一代女海员。

——记女海员辛海兰的成长。

下面是身穿三副制服的年轻的辛海兰的照片和本报记者万之撰写的长篇通讯。

“呵，真是日月如梭，”万之感慨地望着自己的大作，“眼一眨二十一年了，那时我刚三十。辛海兰还是个扎着二条牛角辫的小姑娘哩。”

“现在可老了。”米英想起辛海兰脸上的皱纹。

“岁月无情呵，”万之点上一支烟，“一个女人这么多年还守在甲板上，也真不容易。你这想法不坏——我们再给她发篇报导。”

“可她拒绝采访。”

“为啥？”

“她讨厌记者。”

“为啥？”

“不知道。”